

養拙齋

二老堂雜誌卷之一

黜陟

唐虞以三老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蓋所謂陟若今磨勩轉官年勞換服色也欤

夔制樂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于夔也制以賞諸侯或自夔耳

明夷

宋 廬陵周必大著

宋 廬陵周必大

周必大

廬陵周必大

廬陵周必大

廬陵周必大

文王重文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尚為商臣其明未夷卦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趙賓所以鑿為菱茲之說也

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于詩禮而不及樂蓋為學之道成于樂故也周官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于公族其至矣乎

後艱終吉

詩稱無後艱易稱有終吉一也

記聞人滋五說

聞人滋以詩言祖妣為姜嫄其說可用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嫄也

禮記內則載養老一段並與王制同滋曰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幽詩首言感發栗烈而後言于耜舉趾滋曰幽地多寒故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鄰人

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張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為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賤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葉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記則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稻為嘉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天王

謂王為天王疑自春秋始蓋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禮

不云乎臨諸侯畛子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王曰帝崔靈思以謂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然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傳聞之辭耳或又曰莊子載堯舜問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之號豈必始於春秋予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本語也

論富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矣

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知為此孔孟之學也小人求富為富無所不至甚者敗國忘家皆求富為富者也

論德誠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誠也以誠行仁然後可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偽故曰德者誠也

酒誥

楊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

夫以楊子所見為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作九共橐飶之類逸者甚衆何為皆不言也以楊子所見為今文耶則安得渾灑灑靈之語必有能辨之者

鄭子產

鄭子產火不穰水不榮

昭十九年龍闈

不覲氏以怪也

以智籠愚

上駟中駟之說即狙公誑狙朝三暮四之說也列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何必聖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繫月

司馬相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選暮春三月江南草
長

井蛙驩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驩不可以捕鼠其用大
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開弓射之滅矢
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推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
而金石為開况人心乎李廣在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

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
入二事正相湏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皆
天也非人力也予嘗作諸葛孔明贊云昔我高祖肇迹
于茲欲肯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輕



世言漢高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子
房至蕭何韓信則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踞見

者特庸人耳其後武帝雄才大畧頗有高祖之風據廁而視大將軍不冠而見公孫丞相至汲黯不冠不見也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西入關欲困衛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甚薄豈以薦士責之哉其不肖也宜矣偃後朝奏書而暮召士固當自致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于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置未問鴻門之會微項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沛公則沛公之肉不足以及齒項莊之劍矣尚敢望數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

也子孫雖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總十年遽奪其國按功臣表則曰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不祀而孝文視之蔑如也至元庸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家真少恩哉故曰良多陰謀竒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智終而留國不祀忽諸信乎非也

袁安吳雄葬地

漢袁安父沒母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于是葬其所占之地故

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矣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載之亦足垂勸而世之泥于陰陽家者往往藉以為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丘墓殊不問行己之如何于是庸師妖巫始得售其術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上者擇塋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曄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

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為口實者

臯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臯陶不與左傳云臯陶庭堅不祀忽諸禹固不待言矣契之後為湯稷之後為周至唐乃謂系出臯陶天寶中追尊為德明皇帝

以曾子為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間對史氏之筆削皆

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為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談賓錄以謂歐陽詢所書而青瑣集楊妃別傳乃謂此
錢開元所鑄皆有指痕出于楊妃吳曾漫錄已載辨誤
中予謂唐鑄錢多矣今惟此錢徧天下特為光明燒之
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皆不復見何也

韓退之鰐文臺參

韓退之傳載潮州逐鰐事而李翱行狀皇甫湜神道碑

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詔
不臺參李紳為中丞刻奏愈以詔文自解其後文刺
紛然宰相以臺省不協而罷之而行狀墓碑自緣李紳
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之公縱囚去翱湜
時人不應謬忘豈以鰐近語怪故刪去乎若有詔免臺
參李紳何敢爭湜謂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為
耻矣曰捨囚事宰相而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昌
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閻讓字立德是也薛收之子名振字元超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直作元超不云以字行何也

二老堂雜誌卷之一終

二老堂雜誌卷之二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史官改定制詔

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詔往往為史官改易殆以文體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帥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別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為修史者所改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

由來久矣

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

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
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
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
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
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奠日
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恣唯窮報德之情望南
風而永懷庶几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
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姪女韋
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
宜時懿戚同此體用蓋全用上語也

察官兼翰苑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
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
者皆預考校獨監察御史王綸不入蓋備拆號也內制

既闕官有旨命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章其制潤筆殆萬緡上稱有典誥詠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勅令所玉牒所降勅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讀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

書故左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

紹興二十六年王綸為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

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

珉以家諱辭遂並陞侍講蓋從權也

胡銓以左史兼侍講既而改宗正少

卿而侍講如故其後張栻為左司亦侍講

李益能召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作監主簿李益能今中書後省召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為右丞相万俟卨所荐將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

高薨王綸周麟之趙達在後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
所對稍畧又參知政事張綱亦論賜第之恩不可戢止
自監簿迂宗正寺丞初詞科惟有出身人許應上即位
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擢任工部侍郎請復其科而有司
看詳兼許任子就試亦為益能計也科第固未足道然
益能垂成輒壞可為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襍學士以上除遇辭免則降詔不
允給舍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侍郎王

師心除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師心舊官合答詔是
歲九月賀允中自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遂襲王師心
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權工部侍郎
近夕拜不復降詔

金安節
又降詔

皇子食邑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
節鉞真王各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按旧制皇子
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為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凡三十年當壬午歲壽皇及禪陳長卿實為首台七月復召前左相湯進之為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壽皇過德壽官議除二公相高宗曰各還其旧蓋以頃年湯左而張右也按德遠相時湯尚未任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時史直翁方過省方中宏詞後湯為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去陳始升左而史為右相予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湯相坐立乃迭為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仕宦遲速固不齊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並拜之日適以湯嘗居左意不少進斯亦异矣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歲如沈守約葉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十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于狀頭戊申唯湯李易止于中書舍人侍制而王大室乃為尚書樞學士紹興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凌景夏乃為尚書五年汪應辰仕至尚書端明而莫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辰第二人也八年黃公

度止于考功即官而陳俊卿作相十二年陳誠之知樞
密院似難及矣而秦熈亦嘗歷元樞生任少卿十五年
劉章為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王佐終八座而
董德元叅政二十一年趙逵中書舍人而蔣希為相二
十四年張孝祥止于中書舍人襍學士而秦頊為正侍
郎二十七年王十朋僅除權侍郎晚授詹事不能供職
而閻安中止為中書舍人持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
許克昌為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為魁至
孝宗朝梁乃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勅著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即今勅後乃不著姓它相階官

自吏部尚書即今金而紫即今金而光祿而下皆著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為

左右僕射遂不問何官一例去姓其它執政列御皆書

階官紹興以前尚如此只自近歲乃不書階官又舊制

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大中神宗愛惜名器詔下一等以

中大夫為執政官而加一字字近歲亦不復用此字蓋

舊法官過于職為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為守又其下為

試其職錢亦微降殺云

館職召試

紹興乙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為憚遂碍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几闕員浸多遂召劉儀鳳朱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他官復召予與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昉一人乃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宮教授黃石輪對論東宮不宜以詩文為學士上大喜權校書郎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

己

汪丞相墜笏

汪伯彥初拜相于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笏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几果有南渡之擾己卯十二月九日謁梁大方德全撫幹聞之梁蓋汪之外孫也

記觀秘閣御書

辛巳九月乙酉敬觀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雜詩皆用隸草其一軸大書示敦朴為天下先御押賜盧多遜尤奇偉又雜書數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誠諭京

朝官印紙數通其一賜凌策。所歷郡皆批課績于後
已未午後登秘閣縱觀四朝御書英宗在濮邸所與侍
禁家問辭翰精詳爭雄寒士神宗多論邊防利害外有
獎諭張方平制詔及申諭臺官言歐陽修惟箔事數幅
王言宸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學書多賜李
環內杜甫遲日江山麗絕句一篇乃經進賜顧臨者徽
宗亦多端印學書以賜鄭祥餘則道家科醮文字多成
篇帙十二月己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即偽蜀
李旻得而藏之者上親錄本末于卷尾又觀唐人細書

法華經卷軸甚小織成佛像以為引首其精巧非近世
所能為也西品尤多奇絕有小本李白寫真崔令欽題
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閣敬觀昭陵御書嘉佑中
賜李瑋飛白甚多其榜皆書公炤道號和光子龍翔鳳
翥妙絕今古楷字賜淨因長老懷璉十七頌即明州宸
奎閣之藏也其一曰六祖明達了見机二真戒喝決時
威青山般若如，鉢御頌收將甚處歸蓋用璉韻也頌璉
云六載皇都唱祖机而曾金殿奉天威昔蘇軾作閣記
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惟將御頌歸
云至和中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鉢也將

安歸乎其說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覲真宗御書凡音詞
多自草其式云皇帝某伏覲再降瑞雪者入詞某无任
感恩忭欣激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上聞謹狀大中祥符
三年十一月皇帝某狀上又有咨日大畧類此春日賜
宿國長公主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
六日恭題真宗聖製御書今賜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
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題真宗聖製仁宗
御書今却賜端愿等依旧家藏

二老堂雜誌卷之二終

二老堂雜誌卷之三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逵又
徙吏部郎官諫院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為
正言七月遷司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涓為司諫
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榮

國徙封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
以來廷臣元以慶國為封仁宗嘗詔改岐國公予按宣
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國進封慶國公五年五
月方進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
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久矣所謂晉國尤非所宜今已
著令不封

相位久虛

乾道元年二月陳丞相長卿既薨不除相至十二月三
日始除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復

虛位者三年半中間嘗宣諭龔李二參政云近三台星
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獅子

殿上大宴有蛮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
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予作樂語云香裊狡貍雜
瑞烟于綵伏雪殘鷓鴣耀初日于金鋪蓋紀實也初欲
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鷓鴣皆杜工部詩然殿上今無
麒麟不若狡貍為得實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參曾覲以使相趨起居
訖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侯李處和并承信郎
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
入堂遂踵相揖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參政能
得几時其實朝路吏卒輩喜生事在前故緩行以軋後
乘在後則追促前者蓋常態也光祖隸藉三省首司處
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
其事上諭覲往致謝又明日覲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
云光祖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開

府朝參回于轎后行馬不期參政頭踏相繼有失迴避
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光祖處和申所屬施行上謂茂
良先權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
勒罷八日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九日茂良當
致齋待罪不入午后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
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
有在而光朝適与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
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与郡七

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
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
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未時
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
然章疏也于是覲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旧奏
事退經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覘乃付
出專為徑斷直省官而設也上大以為然自此每事于
奏日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
留遂以為常是月末有蜀人張唐卿者琬之姪孫趙雄

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旧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抃執
不可雄乃請改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
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几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
強臣跋扈不能易也因初自范疇進擬已更旧制至是
復創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
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覲奏三
月十八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于

是乘輿至大內開于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醪醑花皆
層級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廷下樂作太上皇帝壽聖
皇后就坐今上初欲着帽御赭黃袍玉帶太上皇帝宣
諭止之巾裹赭袍赴太上壽聖皇后榻前冬再拜太上
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今上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進
奉儀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聯步輦以行今上
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雘太上皇帝指
以示臣觀云營造如何臣觀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
臣不開營造今開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于此嘗向臣

言京師亦未嘗見如此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即
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堂潔无節
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桥上肩輿
少憩面對醪醑花架高柳參天醪醑引蔓垂稍而下其
長衰丈芳菲照坐馥郁襲人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
再三今上云苑圃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
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兒聖孝感通神
明海内无事垂二十年安得为无功臣觀奏曰父慈子
孝家給人足可謂太平之盛臣觀目覩斯宴超冠古今

可无紀述以示外廷輒不揆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闕
云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宣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吳州都統制吳玘與元都統制田世卿密
申黎蠻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漢界本州駐劄路分統領
高晃平日失于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
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胡元質既調發綿州屯駐軍一
千五百八人係吳州軍馬又調潼州屯駐軍五百人係吳元軍馬
急于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復前成都鈐

轄成光廷節制司馬與本提刑折知常制司叅議官呂
某運司主管官唐某並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軍
冒暑遠涉疲勞病瘴光廷是僥倖功賞驅率將士于盤
陀嶺修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誕謾至六月
九日蠻人于三角平出沒誘致官軍光廷是遽率兵赴
之既為蠻人所乘即上馬先遁蠻據羊納隘橋截斷官
軍歸路墜崖死亡甚衆遂棄新堡軍須糧食蠻人進至
富庄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擾亂几至失守統領武順
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

數今制置司又亟調兩都統司劍閣利州也駐軍三千人比之綿州潼州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軍之將復踏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挺等所隸邊面而所衛兵皆挺等部曲謹具以聞至七月四川制置司胡元質奏黎蠻已逐巢穴乞漸抽回大軍量留戍卒九月蠻進馬三百匹獻珊瑚等乞盟詔却其獻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敗蠻既納款就榷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軍怨知常不推功賞又令徙居僧寺相率攻州宅縱火作亂知常走避三日

而后歸賊劫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簽判欲俱入番主兵官王去惡率衛兵出城駐相公嶺邀止之得其首領件進石景并叛兵七十八人城送黎州獄李照復入城撫定軍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亦獲叛兵陳忠孝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帛其後胡元質官覲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延晃並除名勒停光延達州編管晃軍前自効于是蜀人諺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折提刑畢竟折提刑高路分却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達禁中

皇太子幕次

淳熙己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東廊初親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執在東親王在西既升儲因仍不改予為詹事時東宮嘗及此予以告諸公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執之上初宣諭時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東廊而宰執過西廊閣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却在東予時為樞密使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閣門云適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後殿皆然于是遂定

納南郊鹵簿字圖

己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節子納南郊鹵簿字圖如此亦有由淳熙丙申郊祀曾覲以使相充五使舊制兵部長貳携字圖面納予時為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禮重乃令吏具公劄繳自后遂循例他人莫知其所以然大抵朝廷典故出于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禮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夜行禮

天氣晴和上喜令內侍諭太史局尋常行礼大宴不應
丑後自令依時勿得迁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間天
氣忽陰復有旨令今夜若陰則依常時行礼或晴乃用
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礼甚速上既遵太
宗故事止就坛上褥位一就行礼不再升降又趣巫獻
終獻先登坛伺候既畢止詣望燎位而令大禮使王淮
詣望瘞位皆從權也

盤鷗金眼睛紫窄衫

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昇殿帥

郭棣所服盤鷗金眼睛紫窄衫與其它行宮使帶御器
械不同嘗問鄭興裔乃云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
高俅官使相特加罷昇餘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興裔
之伯鄭藻為大禮行宮使亦緣官主使相故有此賜昇
與棣官未至上特以此罷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
綉盤鷗兩眼望之燦然

緋紫階品

元豐官制朝奉大夫為從六品即服階緋大中大夫為
從四品服紫與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

緋蓋從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為人作銘誌凡賜紫則曰三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勅用準字

勅牒準字去十為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又云魯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攷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

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輕重必或例憚改惟吏輩密移則更不復問如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即銜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宝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駕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內皆南向背殿上以俟追班數年爾上自御榻望見衣履于門闕

之間御殿則去闕蓋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內東西相向
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史設字

四朝國史淳熙間所進也吉州人蕭服為御史坐直章
紕私鑄獄為蔡京所治羈管虔州蓋鄰郡也其家批書
印紙常存史乃書為處州蓋虔處二字相近紹興間因
齊述亂改處為贛史官偶不思耳又仁宗駙馬李瑋傳
兄弟三人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瑋獨無字予作梁汝
嘉神道碑其子季秘以玉石硯為潤筆皆刻篆字乃瑋

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炳此書洪邁用功為多邁號博聞
緣出衆手無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無牴牾近世正作
兼職人、為之高宗實錄成嘗求外祖王給事中覲列
傳觀之殊可嘆蓋行狀乃予隆興元年託戶穡少稷撰
留館中其載宣和間知東平府却回請東封父老一事
最為奇特當時幾獲罪賴虞奕在從班掾止之此見汪
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贈止

光祿后来因子遇恩累贈少保自不應書今直云贈少保何其誤也又日曆李昉傳昉自端殿朝散即簽書樞密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猶宣教即以下除從官須轉通直郎也傳却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郎奉薦

章茂猷侍郎詢奏荐曲折予告之云外祖政和間任給事中奏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郡該過後郊大礼係不帶職正郎陳乞奏荐吏部告亦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寧間慕容尚書彥逢亦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

職作初遇放行後來范至能任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次郊以朝奉即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緣渠為不曉事吏人獻說引曾任諫議大夫以上以理大官遇郊依見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不隔郊止是與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被自無詞後遂得之

二老堂雜誌卷之四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賢關邊瑣

太學賢士之所關而近世以關為實字邊瑣非邊徼乃
文書之錄耳士大夫亦多誤用夏英公永興謝二府啟
云議西鄙之羽書按東臺之邊瑣乃為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極群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
人之有根柢每亦自愧常讀式日中有任器字注曰未

詳且任器乃荷担之具親見子史中何言未詳予謂周
礼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陳無己字称歐陽公

陳無己作于甫文集後序以字称歐陽文忠公至曾子
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后陳師道嗚呼無己學
于南豐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
四海歐永叔也無己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
不別

記陸務觀二說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處司馬温
公聞新事即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
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又曰元豐中何洵直請改歸
陝之陝從山以別陝西之陝朝廷從之下少府監改鑄
峽州印監丞歐陽棐言陝從西入不當改然
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幣二字

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
幣近歲用會于盖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

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做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
中試賢良李焘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鑄代撰
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創楮幣二
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帑錢也乃以為文何
耶其后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
亦循例用之矣

楷木

槐簡以楷木為上予家世傳一笏登第者乃許執兵火
后旧物无子遺獨此笏在予處每嘆子弟未有能當之

者木紋縱者點橫者特异于他木出于兗州之孔林頃
在長沙見教授項安世云其婦翁在澹堂倅階州境内
產楮槐疑即此木盖孔子時武都属氐羗未通中国第
子自遠方携植墓林中從世轉階從木而音則同

臨安四門所出

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
米盖東門絕无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
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門
而入蘇湖米則来自北關云

辨知後典誤

唐藩鎮于帥院有知后官五代會要載曾任節度至刺史等則責本道進奏知后院狀唐明宗問趙鳳進奏官此外何官鳳曰府縣發遞知后之流上曰乃吏卒耳本朝諸縣至今各有之掌付受往來文書其來已久楊大年別集第六卷荅董太傅書云本縣知后官送到書一封此其証也予年十五六時見一親戚初權縣知后典展參怒曰汝鹵莽乃以祗候為知后乎予竊哂之後十餘年則所在往、改稱祗候矣比官湖南瀆新修長沙

志亦用祗候字因命搜旧牘惟五十年前潮陽劉昉方明為守曾令改正隨即如故

亭堂單用二字

凡亭堂臺榭碑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于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微之今无問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名始怡亭快閣之類又當如何也

藝燕

予嘗記歲暮舟行吉水江路值天氣暄甚偶岸記藝燕滿江而飛又寓崑山時婦家拆旧土橋易以磚石其中

皆蟄燕以此闢海上烏衣國之說後見朱翌新仲倚覺
寮雜記亦載此事且引晉郝鑿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
燕食之又引元稹詩春風吹送廓廡間秋社吹將嵌孔
裡其理甚明

卜昭慶鐘

臨安西湖南山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尚可辨
竹下題云夫子方明溯康道嘉甫子瞻同遊南昭慶寺
庚午八月日題予紹興庚辰往現明年再往則已茫昧
後移往鎮江府謝后功德院不復可見

牛魚

紹興辛巳予為秘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
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為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為大
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糴
其首歸獻于朝故有此號虜中甚貴此魚一尾直與牛
同贊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
牛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
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
龜長犬餘尾若鮐云

齒後官卑主事

省中合夏葉予以齒后衆人當主其事洪景盧云京師

宰執八人右丞以官卑掌堂厨亦此義也

省吏補牒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日官沈濬而下逋迂一級皆給綾牒贊辭如補太學生者其首云牒件某人云其末云補充史館某職蓋熙寧以前定本也

州名為戲

或云京師省榜將出人謂秀才得則闈州梓州落則邛州漢州蓋取州名侮之也

割龜

客云欲放龜當割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薺花

客云清明日收薺菜花懸灯上可避飛蛾

蟠桃核酒杯

九月己卯瀆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搏賜帛五十疋因記先世嘗藏桃核可受酒二升与此正同

治頭風方

張大猷大監云治頭風而吐瀉用枳亮白朮末煎湯下
青州白丸子神効李與幾左司中也

以名相戲

辛巳正月癸未校書郎馮方云劉攽嘗因事戲王觀云
公何故見賣王荅云賣公分值甚分文各指其名也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
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
幸浙書梳字石曰兀朮且至矣梁汝嘉再召朝廷復欲

處以戶部尚書寫閣字石曰門字為兩戶必再為地官

十八日見帝或又書閑字石曰公五改官日有餘而月

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

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既

歸蜀又有士人文養戲以乃字為問謂其无可拆也石

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

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于

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

尚書第三子不省遇其拆字即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

徽宗時嘗特補承信郎後因范覿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我能拆字石詰之則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咲

州郡請印牌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銀界牌其下併刻旧官押字新官既上執書者唱云取旨揮劈牌即以刀碎之意不以為然其后守潭則清印銀牌下无押字遇清印旋押印出即拭去遂免交承劈牌似為得体不知他處今如何又三省樞密院于牌之下用紙腰封而清押字若遇

改易不遇換封亦有体也

漳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顏師魯除權礼部侍郎師魯漳州人自言本朝二百餘年雖士人不少然未有官主近侍者攷之雜說唐元和中曾有潘存寔為戶部侍郎然亦不審也

憲臺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為憲雖聖旨處分勅令所立法及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師憲

為稱而提刑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僕字

杷僕之僕音服當如此寫故王篇與杷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郡臣進物皆云夫複今既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種植之法

史直翁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自是隨月定日无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華繼張相遇云頃在嚴州見康與之以糟雜細糠和土種竹隨

即茂盛明年生笋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投水池中立成又永豐宰汪文振于泉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真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張循王俊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卷井

臨安府有天井卷莫知其由壬戌歲張循王府房廊遺漏掘得古井濶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

開蓋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復出方悟卷名以此

謝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問出世法甚切而不

許大畧告以世緣薄福基淺毋貪祿以招禍縱慾以損

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雨夜夢題門

閔曰霄距

曾少監夢

徐漢英宮教云今軍器曾少監乙卯省試夢汪、作狀

元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

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夢

乾道中李彥穎秀叔為吏部郎官嘗語予夢李泰發參

政相訪爭坐主位泰發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我李

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一紙記責降兩府姓名予戲之

云公必為參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龔茂良寔之既

去秀叔以參政行相事會史浩直翁將再相出知紹興

府後數年再召復與予同為參政樞廷闕長予嘗遜彥

穎以其先進當近也壽皇不可秀叔嘗曰只為同知亦

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生諫議大夫張大經論列
而去信于官職皆前定也不時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
科年皆八十餘但泰發早達晚困秀叔晚達而享福以
終耳

記先太師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秩
當為學官而時宰不樂除邠州教授到官未幾朝廷知
其非遂拜太學博士平生讀書一見輒不忘下筆輒教
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嘗北遊燕西至涇原覽觀形勢

建炎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歲先妣魯高以來皆守
邊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書舍人給事中
歷帥守靖康元年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母
蓋宋元憲之孫也先妣早寡事姑嫜盡孝博通經史親
教二子于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既歸寧而外祖母
卒號慕切至日惟一蔬食晝夜誦佛書踰年而卒年亦

三十八

記先夫人損壽

先夫人生于崇寧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其聞之

陰陽家云夫人壽當至四十有七凡精于藝者其說舉
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国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臂刳
股无所不用其至又請命于天愿損已十年以益淑国
淑国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盖年三十七矣陰陽家說
固未可深信然何為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損壽以
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夫其偶然耶抑有謂
而然耶予堂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
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炉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
乃知世俗之說不尽為荒唐矣雖然史氏為其夫耳夫
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母則為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
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焉彼蒼者天獨無以相之歎噫嘻
痛哉

二老堂雜誌卷之五

記崑山登覽

宋廬陵周必大

著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名慧聚負山為居小院星列而氣象粗閎麗唐朝塑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面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事甚至故歲時游者輻輳而僧輩亦有所賴云上月華閣涉中峯訪古上方下視陂田漫、蓋其佳處也張祐嘗題詩云寶殿依山險

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牕中岫孤
烟竹裡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荆公安石通判
舒州日被檄來視水滂游覽竟日夜讀此詩至凌虛勢
欲吞大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祐韻峯巔互出沒江湖相
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
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
方片霞對石床錫杖莓苔漬袈裟松栢香晴磬無短韻
晝灯含永光有時乞宦歸還放逍遙場安石次韻僧蹊
蟠青蒼莓苔上秋床露翰飢更清風鶴遠亦香掃石出

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追冠蓋場崑山在蘇
為大邑求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尔
後遭焚蕪一空

記金陵登覽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雖載圖誌然不能盡
攷姑記二年間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元豐
中東坡留題云江山之樂願想平生天慶觀吳治城故
基卞壺墓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于其北穿地得
斷碑名氏尚存徐錯為記本朝慶曆中知府葉清臣又

封墓刻石表之改亭為忠孝前帥葉夢即記壺之祠堂
甚詳猶未刻石府李門外下臨秦淮有舞雩亭其傍有
真儒堂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為秦丞相設也今廢保寧
寺在城中初開宣中王師下金陵昇元瓦棺皆隨飛烟
惟保寧獨存建炎間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
以為行宮寺後田有覽輝亭鳳凰臺、亡亭已重立登
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落水分划夢得周遭故國之句
皆在目中下瞰城邑歷、可數老兵指寺左營寨中堆阜
云此凌虛臺之其右營寨云瓦棺閣故基也雖皆道聽

塗說秦改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隅云長干寺故老相
傳廢于梁陳間南唐以其地為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
地發神光詔復興葺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古
有阿育王女所制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輩尚記
劍以眩流俗又出佛牙傳大士履片梵書貝多葉水精
玻瓈等宝云昭陵賜物也寺之南軒甚明爽前臨大池
面對雨花臺又有北牕與城相直上人以城下路為王
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內寨中相傳佛座後石穴即
蕭梁郗后麟窟未可信也旧有子隱臺并堂今惟一碑

存寺甚破弊府治玉麟堂頗雄麗晁謙之侍郎造其傍
即後園中自山光閣端明殿張公新創于眺望甚宜而
偏隘樸拙蓋惜費耳金陵舊因李氏宮城為牙署車駕
南渡復取為行宮而以漕司為府治云東門即白門也
五里至報寧寺本王介甫舊宅元豐中奏捨為寺賜今
額兵火後敗屋數間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蔣山
十里此適半塗也迥野之中雞犬不聞介甫居時已如
此介甫入城必以小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則跨驢
云頃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遼年募絲重造殿

甚華煥有修武郎某人脫尺籍與其媪然指苦行前後
化錢帛助土木費以萬計室公塔在鍾山頂此山孤立
于蔣山之內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軒形勢皆可見閨室
公刀尺帚太宗時取入內矣今无古物惟秦熹施錦衣
七宝念珠而已飯罷筍輿訪八功德池水皆山行中路
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往予負杖以俟回望萬山甚平
澗亦見大江既而子柔歸云定林无足現遂同至池上
移時乃下山復与子柔馳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甫
坟菴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澤諸坟相望也日斜歸憇

半山主僧出介甫畫像屋壁之後臨小碑刻介甫謝公
墩絕句及它詩數篇自蔣山望幕府覆舟諸山氣象甚
佳清涼寺在西門外即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山以其
當暑而涼故以名寺或謂齊梁之別宮異時最為名刹
今方葺治但存形勢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靜
隱院南唐報慈寺御前諸軍教場在北門外古玄武湖
陳平瀦水蔭田今為平陸城中鉄塔寺聞有二鉄塔甚
竒元懿太子殯堂在焉不可入漕司北廳乃王介甫宅
既捨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吳孫皓時碑城

中青溪入秦淮頗堙廢道邊有廟塑二女郎云張麗華
孔貴妃也南門外有鉄索寺或曰東晉時尼自西竺來
為置此以居之忠襄陽公廟楊名邦又字敏道吉水人
建炎間倅金陵虜人破城守臣納款邦又罵賊而死朝
廷贈恤加等前帥葉少蘊右丞常作廟碑近得其本贊
有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賞心亭望城外新開河或
云王介甫作守時開以避樂家磯數十里之險土人又
云頃兀术陷金陵韓世忠圍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達于
江而遁亦名所河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茂盛棟宇翰

與府寮暇日輒來投壺飲酒今無復此景矣南門外有高座寺經兵火無足觀土人云異時松竹幽邃名藍也予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中到中國時人呼為高座疑老今時謂僧為上坐高僧傳云孫權初立塔寺故號建初值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亮周覲等皆重之咸康中卒年八十餘葬石子岡成帝為樹刹冢所後有沙門于冢處起寺仍曰高座寺云石子岡老孫峻投諸葛恪尸之地三國志恪傳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至今岡下民皆亂葬其未旧矣上雨華臺凡此邦山

川城郭皆見之其高又出覽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巒猶赭方稍為栽挿計又春時酒官輒取為旗亭甚不稱也按唐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于一寺講妙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方去即此臺得名之繇法寶寺相近予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遺基尔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今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徙然其大半猶在今北城之外故出北門數里地皆平行其又北今教場地方為當時古武湖也南唐立國宮室

城市益嚮西南本朝因之故晉之冶城乃在今城內為
天慶現而晉之石頭城以禦外虞今僅在西門外晉之
朱雀航跨淮水亦為防遏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矣蓋自
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北而就西南至于面對牛
首山以為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之
形今為得之主僧奉深年五十餘頗能道旧事云兵火
前寺傍皆園亭四時遊者不絕今盡為營寨惟此寺不
經焚毀講堂甚庠相傳南唐舊屋也殿側奉宝公像云
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三品石各高丈余

甚醜恠一名關石政和間輦致京師而辱井石欄又在
今行宮中遺跡無復可見歎息而已辱井者三人俱投
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良是而井則
可疑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石脉類臙脂俗又呼
臙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為此色豈有是哉奉深言旧
有井亭揭詩牌數百今亡矣又云某猶見居民因鋤地
得柱礎刻蛟龍甚精巧殆宮殿遺物民皆屑之

記鎮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游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

歷此山大江環遠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
浮玉山別有小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
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
二紹興末復遭回祿以虜使年例登賞官亟營葺之復
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門過經藏屢經兵火巋然獨存當
時歙人造此因以為名諺云金山、畏寺、焦山、寺、畏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鎮
渡夾登牛渚磯凡有石臨水曰磯俯見大江閔然犀之取禍傍

顧荒臺痛捉月之隕身遙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
臨雖樂隨以悵然中元水府祠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
天門山最為絕景天門山即東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
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起謂此也望天山在鎮
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之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溺江
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下應暴落飢蛟延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
而為之說也旧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于宣城
新唐書云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為州隸宣城

而陽冰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為集序初
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為白諱邪抑小說多
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邪不者白誠不幸與極
而忘生亦哀之而已何以諱為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国器程泰之蔣子礼出暗門上
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猷公蘇翰林僧辨才
畫像現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竟同游時題字寺有
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能道元祐間諸公談論

自言得于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
与国器奕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观遂
繇支径扣鄧氏時思庵僧導至石屋嵌空可受進尋
水樂洞声如今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
上烟霞嶺国器子礼至中道憚其險予乃与泰之自徑
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澗近城
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為聯句數十
韵如日膳雙月攘一之類語甚工

易安齋溪石畫開髣髴虎丘之劍池但小耳山徑甚邪
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為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
庵僅容膝自牕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雞壘也僧宗表年
八十八上遇郊裡宿齋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
司遣親事官為閣者

記閣阜登覽

乾道癸巳春予蒙恩守富沙郡自廬陵舟行望東岸山
勢連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閣阜山也行次清江
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為閣

阜之游初謂嶠嶺路差近至則峻甚約三十里乃抵山

間閣言山形阜言山色

按樂氏寰宇記此山為神仙之
修館旧隸吉州今屬江之清江

無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雲峯最為峻極漢張道陵

丁令威吳孫權時葛孝先皆有鍊丹壇井

聞在後山
頂不果遊流

水號葛憇源葛君燕息處也水自宮後出流半里餘聲

潺、行石間橋跨其上號鳴水臺傍有古杉根圍數丈

十餘年前為過客所焚

宮中尚有古杉一株橫枝四入
出盤如鹿角不知其幾年矣

門即御書閣橫連十一間絲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

徑斜出其外復鎖以華山西重

江行望之連
延如兩山

真神仙窟

宅也閣後即壇翼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
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為樓以奉像設有足現
者按此牌此本靈山館焚于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
氣至此掘地得鉄鐘一口下有玉石像一座高尺餘遂立
草堂先天元年孫道冲詔立臺殿賜名閣阜現大唐三
洞道士許玄真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塗去縣祭地
八千里有閣阜山北有金仙現相傳丁令威修道之
所室應元年亦移于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
通中遭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荐父子次第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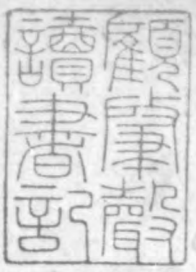
之已上並見唐廣明元年道士許玄真記中所謂玉石
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西軀侍立亦玉石也鐘在殿
傍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皇
十四年鐘何也豈別有鐘而不存者耶
本朝熙寧間
吉州通判凌漸郡人中大夫楊申及元祐中江西運副

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于互攷耳大概言此
現在江南李氏號玄都至真宗祥符元年避諱致景德
現天禧庚申嘗經火熙寧丙辰又火政和八年用守臣
之請賜崇真為額給元始萬神銅印一授法籙則用
之蓋天下受籙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与此
山為三云晚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鼎來置酒道

宅也。闢後即壇翼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為樓以奉像。設有足現者。按此牌。此本靈山館。焚于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氣至此。掘地得鉄鐘一口。下有玉石像一座。高尺餘。遂立草堂。先天元年。孫道冲詔立臺殿。賜名閣。阜觀。大唐三洞道士許玄真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塗。去縣祭地八千里。有閣阜山。北有金仙。現相傳。丁令威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于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通中。遭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荐。父子次第葺。

之已上並見唐廣明元年道士許玄真記中所謂玉石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兩軀侍立亦玉石也鐘在殿傍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皇十四年鐘何也豈別有鐘而不存者耶本朝熙寧間吉州通判凌漸郡人中大夫楊申及元祐中江西運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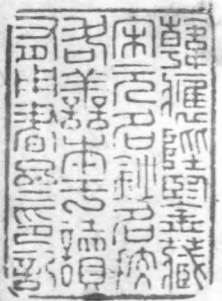
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于互攷耳。大概言此現在江南李氏號玄都。至真宗祥符元年。避諱。致景德。現天禧。庚申。嘗經火。熙寧丙辰。又火。政和八年。用守臣之請。改賜崇真。為額。給元始萬神銅印一。授法籙。則用之。蓋天下受籙。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与此山為三。云晚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鼎。來置酒道。



二老堂雜誌卷之五終

士陳彥奉者年七十五稍能詩以二篇為贈又出政和中
 禮部給經論科出身黃牒且云嘗為丹林郎猶文臣
 修職郎也夜宿客館讀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育丘沈
 彬孟賓于徐鉉陶州詩牌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伊
 夢昌有詩又有通判陳孟陽長韻備道山中景物常手
 周彥質三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宛轉朝揖
 大則如城小則如閣草木茂異土良水清戊辰早瞻禮
 玉像及四朝御書太宗真宗仁芝草封禪泰山凡得十
 山宮現而葛先封冲應真人告崇寧三年慕授錄印道
 二本在此

士徐次堅識予于廬陵邀至其院求快軒詩未暇作也
 李漢卿再具飯遂行繇白坑入沙路岡，之下有龍興
 院飯僕而行地頗平非嶠嶺比晡時復至舟中



馬

國立
中央
圖書館
藏

